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失政　濫賞

失政

粤若居大寳之位守富有之業莫不議道自已制法於民政令繇我而行風教從我而立億兆繫於舒慘宗社屬於安危本或先顛道之斯廢若乃驕非期而自至欲

敗度以攸縱喻于五音也宮亂則荒著於六籍也禮失則奢德之下衰天或是厭唐虞以前禮俗樸素詩書之簡策無越厥猷夏商而降物儀明備役志于享裒職或闕故有徵求往訓以著乎深戒數陳前說以志其失德及乎小雅興刺近臣獻規所以交修彌縫之深切者也

夏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亡

孔甲立性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叛之

桀不務德而虐傷百姓百姓不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也

商太甲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以西伯昌鬼侯邢侯為三公鬼侯有女入之紂鬼侯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鬼侯邢侯爭之并脯之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

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既而釋之
周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以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相與叛襲厲王出奔於彘彘晉地漢縣屬河東
宣王不脩藉於千畒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宣王既亡南國之師敗于姜戎時所亡也乃料民於太原料數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王弗聽

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曰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而王用之

桓王失於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偽並作諸侯背叛搆怨連禍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

僖王自即位以來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奢侈故孔子譏焉

惠王即位奪其大臣蔿國之田以為圃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五人者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

靈王二十五年穀洛鬭將毀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不聽卒壅之亂於是始

漢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于音樂以中書令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

成帝耽于酒色飛鷰亂内外家擅朝

哀帝即位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今宜改元易號乃以建平三年為太初元

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又大司馬董賢見幸武庫禁兵尚方珍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乘輿乃其副也

後漢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幾佞邪始進閹宦用事寵加私愛阿母王聖勢傾朝廷遂樹姦黨揺動儲副山陵未乾蕭墻作難兵交禁省社稷殆危

桓帝惡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横為亂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於是封超等為五侯五侯暴恣日甚毒

流天下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名惡少府李膺等並為閹人所譖誣為黨人下獄死又云桓帝封殖宦豎羣妖滿側諸姦彌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漸積

靈帝收天下田畝十錢以治宫殿發太原河東豫章材木黄門常侍斷截州郡送材文石掌主吏譴呼不中度責之貴戚因緣賤買十倍入官其貴戚所入者然後得中宫室連年不成州郡因增加調發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宫錢大郡至二千百諂所徵皆令西園騶密

約初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財賂天下騷動起為盜賊矣一云靈帝不恤宗緒不祇天命爵服橫流官以賂成自公侯卿士降于皁隷百官下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元忠被黜佞諛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智困窮忠良擯于下位遂至姦邪蜂起法防隳廢夷狄並侵盜賊方驚小者帶城邑大者連州郡編戶騷動人人思亂矣

魏明帝於芳林園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嘗遊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

晉武帝平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躭遊宴寵愛

后黨臣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大行矣

又云武帝平孫皓納吴妓五千是同皓之獘婦人之封失國亂政追贈外曽祖母違古之道凡此非事並見前書誠有玷於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

惠帝在位政出羣下紀綱大壊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絶路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

孝武帝初耽酒色末年始為長夜之飲醒日既少乡居內殿留連於盤樽之間時張貴人寵冠後宫威行閫内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二月傳位與皇太子自稱天元皇帝所居三天臺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章皆以二十四為節内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稱正陽宫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十二月行幸雒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驛以從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二年正月造二扆畫日月象以置左右二月改制詔為天詔勑為天勑三月詔天臺

侍御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雲衣以雜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是月詔内外命婦皆執笏共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帝自禪位之後彌服驕奢躭酗於後宫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閽官奏之唯自尊崇無所顧憚國典朝位率情變改後宫位號莫能詳録每對臣下自稱為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殿各隨方色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嘗自帶綬

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顔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又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曾祖為次祖官稱名位謂上及大者改為長又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惟宫人得焉又恐羣臣規諫不得行已之志嘗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為莫不抄録少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職亦如之又令拜

者皆以三拜成禮

隋高帝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常不復依準科律時越國公楊素素被委任素又禀性高傲公卿股栗不敢參言素與鴻臚少卿陳延不平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氈上摴蒱旋以白帝帝怒曰主客令不灑掃庭內掌固以私戲汙敗官氈罪狀何以加此者令西市棒殺榜箠陳延殆至於死

煬帝大業末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

究屈不治奏請罕決

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乾封元年正月己巳封泰山庚午禪於社首以皇后武氏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上元二年三月帝風疹不能聽朝政事皆決於皇后自誅上官儀之後帝每視朝皇后垂簾於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內外稱為二聖帝欲下詔令皇后攝國政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止之

中宗神龍初立妃韋氏為后時昭容上官氏嘗勸后行則天故事乃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喪服又請百姓以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而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又左右内職時許出禁中上官氏及宫人貴幸者皆立外宅出入不節朝官邪佞者候之恣為狎遊祈兯賞拔以至要官時侍中敬暉謀去諸武武三思患之乃結上官氏以為援因得幸於韋后潛入宫中謀之乃挾百官上帝尊號為應天皇帝韋后為順天皇后三

年九月帝與后親謁太廟告謝受尊號之意是月改元景龍三思之入用事敬暉王同皎相次夷滅天下咸歸咎於韋后景龍三年十一月乙丑親祀南郊皇后登壇亞獻左僕射舒國公韋巨源為終獻皇后又欲寵樹安樂公主乃制公主開府置官屬下比親王長寧安樂二府不置長史而已宜城公主以非后所生請各減太平之半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廷嘗自草制勅掩其文而請帝畫焉帝笑而從之竟不省視又上官昭

容與其母鄭氏及尚宮柴氏賀婁氏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别降墨勑斜封授官臧獲屠販之類累居榮秩

玄宗天寶四載冊太真妃楊氏為貴妃范陽節度使安禄山請為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遂命楊雲已下並約為兄弟十一載十一月以貴妃從祖兄御史大夫國忠為右相十三載正月禄山謁於華清宮請為閑廄三十羣牧等都使又請知總監事帝觔脚馬皆陰令擇之三月人從范陽來言反者帝必大怒至送與之十四

載十一月祿山果叛三稱奉命以兵討逆人楊國忠是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朝廷恟懼十二月祿山渡河遂入陳留郡又入東京十五載六月潼關不守帝乃幸蜀憲宗元和末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初銳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後稍似懈倦開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崔羣對曰玄宗久歷民間身經屯難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璟蘇頲盧懷慎等守正之輔孜孜獻納故致治平及後承平日久安於逸樂漸遠端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媚上心李林甫以耳目蔽上意終之以國忠故及於亂

肅宗至德二年六月將軍王玄禜殺本縣令杜徽罪合

死帝以其能脩守備之器特放逸令於河東承天軍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上封事執之百寮咸與至同帝以寇逆未平藉其殊藝竟赦之

德宗建中三年以户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括率富商錢以給軍京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即行榜箠人不勝寃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賊盜長安為之罷市又令神策軍使白志貞募致禁軍皆以京城沽販之徒充之具問其人皆

在市壓及涇師犯闕詔神策軍拒賊無一人至者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蝕之有司準禮將伐鼓於大社不許太常卿董晉奏曰伐鼓于社所以責羣陰助陽光可特宣詔旨以合經義寢不報

十六年六月令三司使推鞫永州刺史楊履時觀察使吕渭奏履犯贓履又表自言當州營備錢物上獻為上使所鞫案因令中使王文湊就州取履至京師三司使訊其所妄破用履云市馬進訖及訊其馬於何人處買

及價值齒歲履答狀馬主東西南北貴公子也今不知所在言馬齒歲案禮經齒路馬者當誅今不敢言其他狀款多如此類帝悦其進奉之言不責也但令免官而已

十八年七月嘉王諮議高弘本正衙奏事自理逋債詔曰朕方勵精庶政博求嘉言比者百官正衙奏事至有多時者公卿庶僚屬當寒暑為弊亦深在於朕懷豈謂今日自今勿正衙奏事如陳奏者宜延英門請對正衙

奏事不易之典也武德貞觀之間孜孜論道君臣講陳政事謁見無時不容踈矣其後正朝奏御凡在列位無不上達高弘本黷禮罪之可也因人而廢其事不可也

帝自貞元八年貶竇參十年陸贄免相之後躬親庶政不復委成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已除守宰御史皆自選擇然居深宮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名李實韋執誼韋渠牟皆權傾相府延齡李實姦欺多譎甚傷國體名無所發明而渠牟名素輕頗張聲勢以起趨鶩者帝既偏有所聽浮薄者卒皆進用不復藏器蘊德皆奔走請謁刑蹄廿辭以附渠牟

憲宗元和十三年九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

尉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程异同平章事並依前判使是時帝切於財賦故用聚歛之臣居相位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於賈販無識亦相嗤誚宰相崔羣裴度以物議上聞帝怒而不聽度上疏論之是時帝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异鎛探知上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度疏以為朋黨竟不省覽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丙子即位三月甲寅始對宰臣

等於延英殿戊辰百寮入閤日絶高未坐帝即位以来坐朝皆晚此日尤甚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不任其久幾欲頓踣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已有疏論坐晚今日又益晚令不能回上意是渤之罪請出閣赴金吾仗待罪有頃既坐百官班退左拾遺劉棲楚獨留帝前進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以来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

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恐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相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棲楚休叩頭俟進止棲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搕額見血帝為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棲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而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棲楚曰所奏知門外待進止棲楚即拜舞而出待罪於金吾仗然後宰臣更贊

其事於帝前命中人就仗宣諭并李渤並令各且歸第

寶歷元年七月拾遺李漢舒元褒薛廷老於閤內論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多是內中宣出臣恐紀綱寖壞姦邪恣行伏希察詳帝然之是歲詔度支進銅鏡三千斤金薄十萬番脩精思院新殿及歸德殿圖障帝性本好土木自春至冬興作相繼嘗幸凝碧池令兵士千餘人於池中取大魚送入新池又好深夜自捕狐狸宮中謂之打夜

文宗開成元年三月皇城留守郭旼奏以城内諸司所管羽儀法物内錧刀利器等納入軍器使如本司要立仗行事請給儀刀從之凡朝廷法物各有司存而以訓注之禍懼内官猜阻而輕廢舊典上位者不能持正論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五月以教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内園使儲德源為憲州刺史皆梁之伶人也初帝平梁俊與德源皆為寵伶周匝所薦帝因許除郡樞密院郭

崇韜以為不可伶官言之者衆帝密召崇韜謂之曰予已許除郡經年未行我慙見二人卿當屈意從之故有是命

十一月癸卯帝畋於伊闕命從官拜梁祖之陵物議非之

十二月庚午帝與皇后劉氏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帝命皇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皇恐致謝復出珍貨貢獻翌日皇后傳旨令學士草謝全義書趙鳳密疏陳國

后無拜人臣為父之禮帝雖嘉之竟不能已其事

是月以教坊使王承顔為興州刺史末年誅郭崇韜朱友謙之後閹豎伶官交相讒諂邦國大事皆聽其謀繇是漸多猜惑及魏博軍變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請出內府金帛優給將士不報時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庫宜散府藏又云流星犯天𨁂主御前有急兵帝召宰臣於便殿皇后出宮中粧奩銀盆各二并皇子滿哥三人謂宰臣曰外人謂內府金寶無數向者諸侯貢獻旋

供賜與今宫中有者粧奩嬰孺而已可鬻之給軍等

皇恐而退

明宗天成元年九月北京奏准宣旨於係省賣麴錢上每貫割留二百文充本府公使初以朱守殷為河南尹守殷位兼平章事與諸貴要近臣宰執交歡宴會時集於府第復又妓侍盈室每見安重誨任圜言府司無利潤支費不充執政計無從出即以分割麴錢議聞奏從之諸道州使因以為例

長興三年七月邠州奏丹山縣令張浩為新平縣令昨進奏院遞到正授告身欲給之時再問行止乃稱丹山縣令名銜是亡兄承裡浩即曾有三處攝牒恐礙格條不敢給授其告身却進納中書引驗其前告身名承裡勑旨並令焚毀赦浩冒名之罪凡中書除官堂吏必依格條追前任名銜而將承裡為浩偽濫顯然蓋藏其姦有此除授而又特赦冒名不罪堂吏則賄賂囊橐之弊無時能革時有田審回者論冒名得官人遂城縣令魏

欽緒事下御史臺推勘欽緒棄市令赦承禋而罪欽緒法令如此可謂大哀矣

濫賞

夫慶賜之行貴於至當祿秩之設戒乎虛授故才罔稱職彼其之刺興賞靡酬功不祥之説著允矣哉太宰之八柄其為御下之要也周室之後王綱或紊以至饗宥之數不協於禮文賞賚之典或私於嬖倖以官爵為市靡思於任賢行姑息之政頻加於橫賜其或以宴樂為

務獎優笑之流專耳目之翫喜奇巧之技或譽其詆訐之用啓乎偷薄之源或録其纎微之勞㕘乎經常之制傳曰古之善為國者賞不僭僭則懼及滛人斯可戒矣

周惠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侑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為瑴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漢文帝時鄧通擢船為黄頭郎帝尊幸之賞賜通鉅萬以十數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

十五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帝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

武帝即位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帝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之

元狩元年春樂成侯登上書言欒大膠東宮人（王家人）言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廼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封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斥不用者）又以

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又韓嫣帝爲膠東王時嫣與帝學書相愛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

成帝時淳于長遷水衛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帝欲立以爲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帝甚德之廼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讀曰疲弊海内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

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家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康是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公卿牧守賂遺賞賜亦絫鉅萬絫古累字下同

張放襲富平侯臨子也母敬武公主元帝妹也鴻嘉中成帝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遊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帝為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太官私官並供其第

私官皇后之官也　賞賜以千萬數

哀帝為太子時董賢為舍人哀帝立拜為黄門郎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也帝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右謁祠祀呪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帝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廼以其功

下詔封為高安侯

後漢桓帝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俸祿王侯租稅中常侍侯覽亦上縑五千疋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兾功進高鄉侯

靈帝初中常侍曹節與長樂五府史朱瑀從官史龔普張亮中黄門王尊長樂謁者徐騰等一十七人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黄門令將兵誅竇武陳蕃武等已誅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户甫遷中常侍黄

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太官給賽具賽報祠也音蘇代切賜瑀等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因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節又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

軍侯節舊封育陽侯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

後魏宣武時左中郎將王仲興值咸陽王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徵為駭震宣武於乾脯山遣仲興馳入金墉城安慰後參機要殆與有功者等

唐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賜左右神策軍兵士錢每人五十貫六軍威遠每人三十貫左右金吾每人五十貫非故事也自憲宗御宇至穆宗登祚及長慶二年十八年矣凡朔方吳蜀洎山東西

河梁興問罪之師其間兵戈少息者無一歲故帝自幼細聞軍旅之事謂戎臣武卒常宜姑息繼統之始財以恣行給資神策禁旅洎左右三軍兵健號長行者其名竄末人尚獲五萬至於非時賜與不可勝紀驕横難戢其勢已甚今又除優假之詔俾其蕃大復有工賈胥吏窺昇朝籍者厚持緡貨納于方鎮大鎮嗜利者即以大將文符給之偽其職秩年月未幾則薦聞必曰某以歲久宜遷某以殊勲合奬宰臣奏擬下得王官欲望兵復于農官清其序難矣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二月辛卯名家令寺典張鎡入內賜緋魚袋甲午以鎡為家令寺小吏賜緋之後又連有是命人頗異之三月壬子帝幸內園賜優人康

赫赤金紫丁卯帝幸神策軍賜力士韓筋攄錦綵三十疋銀器二事庚午賜教坊錢一萬貫以備行幸樂官一十三人並賜緋乙亥帝幸教坊賜俳優綾絹三千五百疋十一月丁未賜教坊樂人李臻緋并賜翊善坊宅一區時穆宗攢宫已啓五日矣龍輴動軔期在旦夕而甲第朱衣之賜遽及倡優衆皆竊議

寶歴元年七月癸酉賜善奕待詔王倚緋及綵絹銀器

閏七月壬申賜教坊樂官任自達大寧坊宅一區

二年十一月己卯賜翰林僧惟真絹五十疋惟真以異術出入禁署故横及焉

文宗太和五年三月辛卯以右神策軍散兵馬使檢校太子賔客豆盧著守本官兼殿中侍御史讐告宋申錫謀反故也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入汴州賜樂人周匝幣帛周匝者帝之寵伶也胡柳之役陷於賊帝素喜優笑每思之至是復得欣然慰接周匝叙其違奉契闊因言偶獲

全者皆偽廷教坊使陳俊之恩也垂泣保薦請除郡守即時許之議者憤其佞倖

明宗天成元年七月庚辰賜諫議大夫蕭希甫衣段二十疋銀器五十兩以訟豆盧革韋說之罪非賞典也

八月癸巳賜攝湯陰縣令王延禧主簿柳承翰等緋魚以帝令春赴難時經過供頓之勞也然主簿賜緋賞典太過

安重霸初為蜀守秦州聞明宗起河北即時遣使以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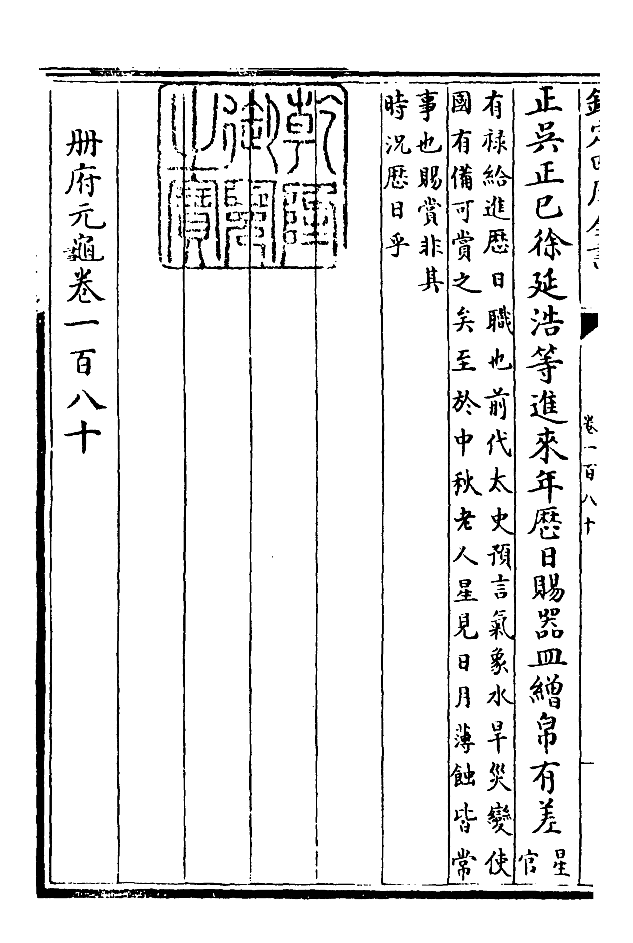
城等州來降天成初用為閬州團練使未幾召還為左衛大將軍常懷姦佞探人主意明宗尤愛之長興末明宗謂侍臣曰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州歸國其功不細酬以團練防禦恐非懷來之道范延光曰將校内有自河東河北從陛下龍飛故人尚有未及團防者今若遽授重霸方鎮恐為竊議明宗不悦未幾竟以同州節鉞授之

晉少帝開運三年詔宗州節度使李守貞近以援送軍

儲殺戮蕃賊繼聞克捷宜示頒宣護聖奉國興順宗順興國諸軍都指揮使各絹十疋餘自都虞侯至散卒七疋至十疋其隨行人員與諸州本城將士亦有等第賜賚史官曰昔衛青霍去病深入虜磧以斬首加級用為定規故謂首級此其義也守貞前引大軍往取瀛州境獲一刺史以退此時言攻幽薊賴張彥澤勦蕃較而回徵師五萬運糧千里行虜所過卷圖一空將吏醉飽百草皆除遂使河北生民無措足之所而又軍去有賜謂之挂甲錢來則賞之謂之卸甲錢或徵有功名目皆次第優給緡帛動計三十萬數田力其何以濟良可痛矣良可駭矣

漢高祖以晉天福十二年即位時司天監趙延乂冬官

正吳正巳徐延浩等進來年曆日賜器皿繒帛有差星官有祿給進歷日職也前代太史預言氣象水旱災變使國有備可賞之矣至於中秋老人星見日月薄蝕皆常事也賜賞非其時況歷日乎



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一至一百八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惡直　疑忌　無斷

惡直

傳曰事君勿欺也而犯之又曰有犯而無隱故古之良臣挺謇諤之志勵骨鯁之節內懷忠愛情均休戚故有犯顏色觸忌諱獻替可否補救闕失言必逆耳事乃利

國自非人主廓容納之量克已降意則龍鱗人逆鮮或不怒至有勵斧鉞以震威建官司以監謗下幽縶之詔行黜棄之典乃使良士結舌嘉言攸伏良可戒哉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又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誠哉爲邦之丕訓也

夏王桀淫虐諸侯咸叛關龍逄引黄圖而諫桀以爲妖言焚黄圖而殺龍逄

商王紂既淫亂微子諫不聽乃與太師箕子謀去之比

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諫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

周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召康公之後穆公虎爲王卿士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已厲王喜

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又諫之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漢文帝時袁盎爲中郎將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調選也

景帝即位以太子太傅石奮爲九卿迫近憚之以其敬恭優度故憚之徙奮爲諸侯相

武帝時汲黯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選爲東海太守召爲主爵都尉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狄山爲博士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於帝前議事山曰和親便帝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也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謂諮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訖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已空虛邊大困貧繇是觀之不如和親帝問湯湯張湯也湯曰愚儒無知狄山曰

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於是帝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博士之官故呼爲生也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鄣音之向切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鄣蔽以折寇也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辭窮當下吏也曰能乃遣山乘鄣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群臣震讋

成帝時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時丞相故安昌侯張

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後帝意亦解

劉輔以美才擢爲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輔上書曰陛下乃觸情縱欲以卑賤之女母天下乎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臣辱諫諍之官不敢不盡死書奏帝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

後滅死罪一等論鬼薪
哀帝寵董賢爲大司馬賢年二十二帝置酒與賢父親屬宴飲帝飲醉從容視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侍中王閎在坐進諫曰昔周成戲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入曰天子無戲言今天下乃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以藩王入奉嗣孝成皇帝後當承宗廟傳子孫於無窮豈得以戲言將高祖社稷輸人邪帝默然不悦終以失旨貶爲郎署

後漢光武建武中内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
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
正言尚書令申屠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
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剛以數切諫失旨
數年出爲平陰令
和帝時侍郎光禄大夫李法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違永
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
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

人

安帝時蘇章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

成翊世爲尚書郎安帝時常侍樊豐與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

順帝時宋登爲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繇是出爲潁川太守

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疏言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送黃門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

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黄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

靈帝時欒巴爲議郎時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爲永昌太守以功自效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

張鈞時爲郎中以中常侍張讓所在貪殘爲人蠹害乃
上書曰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可不須師旅而大冦自
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
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
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
上猶如前章輙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
者御史承讓等阿㫖遂誣奏鈞學黄巾道收掠死獄中
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

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二月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鮑勛為宮正時文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以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書執法

蘇則為侍中文帝時人多饑困而軍數出又兼治宮室則數面諫繇此帝頗不悦其後出為河東相

晉武帝時詔齊王攸將之國祭酒曹志建議以為不當遣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以議者

不指咎所問横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

向雄爲河南尹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元帝爲晉王時奉朝請周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

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宫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繇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

後周宣帝爲太子時武帝顧命曰内史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及即位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

管

劉行本掌朝下大夫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

隋高祖初即位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內史令李德林固爭不可高祖作色怒曰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熲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

煬帝時盜賊不止天下大亂納言蘇威每諷諫帝彌不

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之
梁毗爲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煬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
蕭瑀爲内史侍郎時煬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瑀進計其圍乃解其後帝又將伐遼東謂羣臣曰突厥狂悖勢何能爲以其少時未散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之

爲河池郡守即日遣之

張虔威爲謁者大夫時煬帝數巡幸百姓疲獘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踈

許善心爲給事郎大業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

唐德宗貞元中袁高爲給事中以切直忤旨時宰相齊映連請以高爲左丞御史大夫皆不行

姜公輔爲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德宗幸山

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公主帝之長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上所鍾愛初詔尚韋宥未克禮會而遇播遷及薨帝悲悼尤甚詔所司厚其塟禮公輔諫曰非久克復京城公主必須歸塟令於行路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夭亡不欲於此爲塋壠且令造一磚塔安置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比拔擢爲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

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彌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因公輔辭退朕以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必擬改官所以固論造塔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

惆悵者只緣如此贄雖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為左庶子

蕭復為相扈駕奉天請別對奏云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秉政損黷皇猷以致今日令雖危急願陛下深革睿思微臣敢當此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盧杞奏對於帝前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南宣撫後遂罷之

憲宗元和中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璀爲招討使右補闕孟簡拜疏論之坐忤旨出爲常州刺史

錢徽爲翰林學士淮蔡未平徽以連年征伐不息與蕭俛俱在宥密迭上疏請罷兵因忤帝旨除右庶子罷内職

裴潾元和末爲起居舍人時有術士柳泌鍊藥帝惑之潾上疏請令術士先嘗其藥以是忤旨貶江陵縣令

文宗太和六年百姓上官興殺人危死諫議大夫史館

修撰王彦威累上疏以激切忤旨又洛於執政辭訐氣盛除河南少尹

疑忌

自古駕御豪傑彈壓區宇必推已以及物執中以作孚坦蕩爲懐從容肆體堯舜禹湯率繇是矣曁周成惑羣叔之説姬旦有東山之遷鴟鴞之詩義形怨刺厥後勲高佐命威足震主爵禄不足以充其賞禮法不足以扼其勢優崇斯至猜惡彌甚比諸芒刺視如土芥加以讒

構相攻謡讖符合久操兵柄頗得士心或車服僭差交結靡間或以勞自負不慎厥終故雖漢高之豁達光武之寛容去就之間猶不免乎嫌忌矣矧乃天資峻刻舊惡是念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書曰任賢勿貳又曰任賢

餘巳蓋聖哲之明訓也

漢高祖征陳豨還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槀爲禽獸食槀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取其槀稅也槀音工老切稈音二旱切帝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

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前問謂進而請也胡何也帝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媚愛也求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茍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者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揺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

時爲利乃利貫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慼悔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

景帝時周亞夫爲丞相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胾大臠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尚席主席者也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繇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帝帝曰起亞夫因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竟下獄死

武帝時鄭當時字莊以任俠自喜聲聞梁楚閒及爲大司農帝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治行謂莊嚴帝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

義縱爲右内史武帝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病已愈也言帝久病既愈忽然即幸甘泉道不治帝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銜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没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沮壞也棄縱市

宣帝初即位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驂乘帝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後漢光武時馮勤爲郎中給事尚書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甞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

還陳霸本意中釋事理帝意稍解

魏太祖初爲董卓所辟太祖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出行五子俱在備賔主禮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已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周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初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帝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帝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帝曰此人

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帝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泣嗟痛之然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帝後亦殺之

楊脩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主簿嘗出行籌太祖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勑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脩且以袁紹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文帝時臧霸爲鎮東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初霸遣別軍在雒會太祖殂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州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爾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横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廵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晉宣帝以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馬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

景帝夏侯后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畧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鴆終

夏侯玄爲景帝所執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帝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賔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賔咸越席而迎繇是惡之

文帝有寡疏未之屏也如廁侍中鄭小同詣之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帝猶疑而鴆之卒

王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

武帝太始初石苞督揚州時諸葛誕初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强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謡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帝甚疑之會荆州刺史

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
水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
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
子喬爲尚書郎帝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
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
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勑
鎮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
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

明帝時羊鑑爲少府及王敦反帝以鑑敦舅又素相親黨數被嫌責

孝武帝時謝安爲太傅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帝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醟尤甚惟狎昵謟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憸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搆會之嫌隙遂成帝嘗召桓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

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幷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不可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後魏道武時鄧淵爲尚書吏部郎謹於朝事未甞忤旨

其從父弟暉爲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善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繇是道武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既而悔之時人咸慜惜焉

庾岳道武時爲司空天賜四年詔賜岳舍地於南宫岳將家僮治之侯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於人君道武時既不豫多所嫌惡遂誅之時人咸寃惜焉

賀狄干世爲將初道武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所留遥賜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道武見其

言語衣服有類中國以爲業慕而習之故忿焉旣而殺之弟歸亦剛直方雅與狄千俱死

後周武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小冢宰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奉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踈之乃與于智王端鄭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

孝伯召憲入遂誅之

隋高祖禪位後封宇文忻為杞國公帝甞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熲言於帝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屢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帝録是微忌焉以譴去官

楊素為尚書左僕射貴寵日隆朝臣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帝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高祖漸踈忌之後因出勑曰僕射

國家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帝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爲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勲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

王雄爲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帝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册爲司空亦外示優崇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

乃閉門不通賓客

薛道衡爲内史侍郎上儀同三司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與素善高祖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命檢校司徒總管道衡久㒸驅策一旦遠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噎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疋慰勉遣之後爲番州刺史上表求致仕煬帝謂内史侍郎虞基曰道衡將至當以

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耶付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勑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

不意未能引决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

煬帝即位初楊素為僕射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之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内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與隋同分欲以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常恐不死

竇杭為幽州總管時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

兵以討之時帝恐杭有貳心問可任者於楊素時李子雄爲江州刺史坐事免素進子雄授大將軍

元善爲國子祭酒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帝帝初然之及熲得罪帝以善之言爲熲游説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

蕭琮梁蕭詧之後雖復覊旅見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誅復有童謡言其從起煬帝緣是忌之遂徙其家未幾而卒

宇文弼爲禮部尚書以才能著稱煬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畧弼謂高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不亦過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天下冤之

李敏娶周樂平公主女宇文氏爲光禄大夫大業十年煬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兾其引決敏緣是大懼數與李渾及渾兄子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

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庾質爲太史令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繇是出爲合水令

元弘嗣爲金紫光禄大夫大業中煬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冦隴右詔弘嗣擊之及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遣執之送行在所以

無反行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
楊注大業中為銀青光禄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贊持
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遇注而屏人交語
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注帝疑之出為梁郡
通守
樊子蓋大業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雁門車駕為突
厥所圍欲潰而出子蓋諫曰萬乘主豈宜輕脫望躬親
出慰撫厚為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

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

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耶子蓋黙然不

敢對

魚俱羅爲碣石道將軍征高麗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

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盜如

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散而

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雒又見天下

漸亂終恐道路隔絶於時東都饑饉穀食湧貴俱羅遣

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發問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眞就鞫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眞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於是斬於東都市家口籍沒

唐太宗貞觀中李君羨爲左驍衛大將軍武昌郡公貞觀中有謠言當有女主王天下太宗惡之後當宴三品已上遣作酒令仍各稱其小名君羨自稱小名五娘子

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其後竟以事誅之至天授中則天復其官爵

魏徵爲特進知門下省事甞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誅太宗始疑徵阿黨徵又自録前後諫諍言詞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顧其家漸衰矣

德宗時嚴震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帝忽遽行幸梁州山南地素貧褊又遭連山賊剽劫之後雖云十五州之地其寔未敵江南三數縣户口震悉心供應人既不擾事亦不闕然累奏百姓困竭須使支持帝以為結恩於百姓也

嚴懷志以涇原裨將隨渾瑊會吐蕃背盟懷志等陷没居吐蕃中十餘年逃入吐蕃以西諸國為所掠賣又脫走經十餘國至天竺占波國泛海而歸貞元十四年始至温

州徵詣京師德宗以懷志處蕃久不欲令出外因之伏

内順宗即位始釋之初懷志之陷父母俱存及歸父母

皆歿妻嫁佗人

呂溫者以小吏事崔漢衡貞元初吐蕃背盟漢衡爲吐

蕃所虜將殺之溫趨往以背受刃吐蕃義之繇是與漢

衡俱免及漢衡歸獨留蕃中吐蕃尚浮屠法溫因求爲

僧久之乃得歸亦以習吐蕃事因馬順宗即位釋之與

嚴懷志俱授中郎將

憲宗元和十二年淮西平十三年襄陽節度使李愬奏請判官大將已下官凡一百五十員帝不悅謂裴度曰李愬誠有竒功然奏請過多使李晟渾瑊之勲業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後唐莊宗在鄴時明宗爲相州刺史天祐十三年滄州小校毛璋以城歸欵莊宗命明宗率師至滄州慰撫軍民明宗既至毛璋開門迎謁遣璋入覲軍城乂安時書吏誤爲申狀云某已至滄州禮上畢莊宗覽狀大怒曰

諱諱明宗名反邪時末帝掌莊宗親軍在帳下頗謂末帝曰爾父固予所悉此蓋王建立安重誨戲予斬二僕之首而還末帝惶恐既而明宗旋師行臺斬其書吏謝之乃移安國軍節度使李存審鎮滄州承制授明宗安國軍節度邢洺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安金全爲朔州刺史事莊宗爲騎將莊宗神勇冠世而性忌不欲臣下勝已故金全與王建及位不踰刺史多稱疾以避禍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以内皇城使安重益爲陳州刺史去冬秦王之釁重益將騎追王至府廨出之伏下害之至是帝心惡之不欲在左右仍令典方州

三月進供奉官王廷悦劉贊各以玉帶金錯刀賜秦州張延朗興元張虔釗竺帥各進潞王書疑其兩端故有是賜

無斷

傳曰惡惡而不能去善善而不能用此優游不斷之謂

也自漢而下居民上者或失於剛克之訓存夫兼容之道淑慝斯混失於洞分幾微有初闇於先見不能斥去邪說割絕私愛念宗社之大計思邦國之永圖而乃牽於文義制於近習惑於衆多之說迫於權倖之勢以至猶豫靡決禍釁旋搆噬臍無及發矣莫進蓋夫當斷不斷其爲害大矣誠方策之深戒焉

漢元帝時蕭望之死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弘恭石顯憚之堪性公方

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清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帝内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帝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禄勲何邪齗齗忿嫉之意也齗音牛斤切興者傾巧士謂帝疑堪因順㫖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毁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帝曰然此何罪而當誅今宜柰何興曰愚以爲可賜

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

此最策之得者也帝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

堪猛短帝因發怒免豐帝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

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

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為文

義所牽制故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成帝時大將軍王鳳用事會日蝕京兆尹王章素剛直

敢言乃奏封事請退鳳章每召見帝輒辟左右辟讀曰闢時

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帝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外曠

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空廢職任徒受禄秩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重音直用切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靡碎也音武皮切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誠實也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兾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閒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衰重巍巍也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切進

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論者不云疏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帝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婁古屢字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周書雒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亟急瘳差也於是鳳起視事帝使尚書劾奏章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晉武帝知太子（即惠帝也）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時朝廷咸知不堪政事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太子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太子書之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又賈充既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任愷善楊珧王恂華廣等充所親敬於是朋

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

惠帝居大位政出羣下紀綱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凌物忠賢路絶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賈后將誅楊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荅

孝武帝時會稽王道子荒怠慱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陳之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兖州殷仲堪爲荆州王恂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繇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

隋煬帝時趙才爲右候衛大將軍帝幸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内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帝廷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渡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

唐高祖時太子建成令楊文幹起兵及高祖馳使召太宗以謀之太宗曰文幹小豎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應擒勦縱其假息時刻但須遣一將耳高祖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

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
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為建成
内請封倫又外為遊説高祖意便頓改遂寢不行俄令
建成還京居守唯責以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
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並流之嶲州後太
宗宴於建成宮中毒高祖乃謂太宗曰發跡晉陽本是
汝計尅平宇内是汝大功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
美志建成自居東宮多歷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汝兄

弟終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臺居於雒陽自陜已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實非所願不能遠離膝下言訖嗚咽悲不自勝高祖曰昔陸賈漢臣尚有遞過之事况吾四方之主天下爲家東西兩宫塗路咫尺憶汝即往無勞悲也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今往雒陽既得土地甲兵必爲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雒陽

非常欣躍觀其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遂停
玄宗天寶十四載時肅宗爲皇太子安禄山至雒陽有詔以太子監國召宰臣楊國忠帝見素謂之曰皇太子仁孝朕尋欲傳以大位令遇寇難委之監國正副朕懷事寧之後朕當高枕耳帝往在東宮恭謹仁孝日聞於外百姓思傳寶位十餘年矣及下詔之日國人相賀楊國忠專宰朝政禄山反以誅國忠爲名盛言國忠虢國

夫人罪惡六軍將士皆切齒願除其黨以䲆國難國忠大懼聚族而哭入而號訴於貴妃妃悲號銜土請命於
玄宗㝵日有司進儀注遂寢而不行天下失望
代宗時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時元載專政栖筠正身守道無所畏懼亟入相者數四帝憚載有内外之助竟不能決猶是依違累年竟以憂憤遘疾薨海内痛惜之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在奉天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顔夏州刺史時常春合率兵六千赴難將至帝

召宰相盧杞關播與白志貞渾瑊同議來路利害杞與志貞以漠谷路爲便瑊曰漠谷險隘必為賊所邀不若取乾陵北過附柏城守固而行便取城東北雞子堆下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朱泚必不敢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漠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即此出兵應接更取乾陵路過恐驚陵寢瑊曰今朱泚圍城斬伐松柏以夜繼日驚動多矣況又城中事危諸道救兵不至唯希全等率先赴難所繫不輕若此軍得於雞子堆下營固守善

地則朱泚可以計破杞曰陛下以順討逆豈同逆賊乎若令希全等北來即是自驚陵寢白志貞後贊其言帝重違之遂命取漠谷路景子希全等軍至漢谷路果爲逆賊邀擊奪據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夾擊殺傷頗甚

文宗開成三年正月五日宰相李石自親仁里將曙入朝盜發於故郭尚父宅引弓射石矢纔破膚馬逸而迴盜伏坊門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第帝聞

之駮愕遣中使撫問賜金瘡藥因差六軍兵士二十人衛從是日京師大恐常叅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辭位者三乃授荆南節度使李訓之亂起石於常僚之中付之衡柄石忘身徇國不顧患難振舉朝綱國威再復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伏戎加害帝深知其故不能理乃至罷免及石赴鎮賜宴之儀並闕人士傷之恥君子之道消也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中書奏曰諸道節度防禦刺史各

著功名並全忠孝洎蒙昇奬皆荷渥恩雖萌爲治之心未展分憂之効况闕藩府不可以久虛侯伯不可以久缺藩府虛則兵不輯侯伯缺則化不行繇此觀之爲務甚急請令歸本任不奉詔㫖不得輒離治所從之是時諸藩府連帥或屯帥于邊或在闕下皆遣人權典後事人望既卑法多掊歛時議甚危之宰相故有是奏帝雖依允終却遲留及後王室危難釁起鄴都率繇此也

四年三月壬戌宰相豆盧革率百官上表請出内府財

帛勞軍以軍情有變故也其辭畧云臣竊知内府所積有餘租庸贍軍不足今内外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非此時安卹臣懼人心離合表奏不報時知星者上言昨夜惡星入大庫宜散䄇藏以給三軍又奏流星犯天棓主御前有惡兵宜爲之備帝召宰臣於便殿劉皇后出宫中粧奩銀盆各二并皇子滿喜等三人謂宰臣曰外人不知謂内庫金寶無數諸道所進旋以給賜今宫中有者即粧奩嬰孺而已可市之贍軍草等惶恐而退時

出錢帛給賜諸軍樞密使張居翰宣徽使馬紹宏唐王供奉内使景進各獻錢幣數千以助賞軍是時編氓饑饉軍士之家乏食連營婦女掇蔬於野衛軍日望頒給復怨租庸刻削月糧諸軍騰口流言不息宰臣延英奏對每請出内府財以給諸軍帝將行之尋爲劉后所沮而止既而鄴城變擾軍人幸其揺動縱行優賞不滿其心至是積錢帛金銀賜之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方與賞錢奠吾陳力一何謬也議者聞之知禍亂

旦夕矣

閔帝時朱洪實與康義誠有隙應順元年潞王據岐陽將稱兵向闕二月辛酉義誠將議出征閔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日義誠與洪實同於庫中面論用兵利害洪實言自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衂無一人一騎來者不如以禁軍據門自固彼安敢徑來然後徐圖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實反矣洪實曰公自惟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洪實猶理前謀

又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討義誠反必矣閔帝不能明辨命斬洪實既而義誠果以禁軍迎降潞王

廢帝清泰元年六月三司使劉昫上言天下州郡於天成二年括定稅率追今八年近有民於本道及詣闕訴田不均乞簡視累行覉放漸失賦租請朝臣中選清強巡行簡視從之昫奉詔便欲曉諭樞密使韓昭胤言俟更詳議其事不報帝猶豫少決皆此類也

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一